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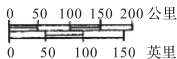
论李维罗马史

(意) 马基雅维里

商务印书馆

阿尔卑斯山脉

古代意大利地图





中 译 序

马基雅维里的标题，直译作“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是马基雅维里阅读李维《罗马史》开头十卷的心得，结合他个人在佛罗伦萨的从政经验和对于意大利当代历史的观察，从中归纳出政治哲学的理念。

提到“哲学”难免令人望而生畏，套在马基雅维里身上其实不然。传统所定义的哲学家是以缜密的推理营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借全面的观点尝试为人生或知识的根本问题解惑。以“全面的观点”探讨“根本的问题”，这样的特性使得哲学家所要解决的疑惑超越具体的经验、特定的现象与技术的层面，因此在一般人看来往往显得不切实际或大而无当。此一“哲学家印象”根本不适用于马基雅维里，因为他的务实性格处处以具体的经验和特定的现象为念，念兹在兹的是如何把解惑之道落实在技术的层面。

马基雅维里虽然讲求实用原则，虽然不曾为自己的政治理念建构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却心系哲学家的关怀。他的关怀，一言以蔽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处身在政治的洪流，有何安身立命之道？他主张共和体制优于君主统治，以具体的事例阐明“政治权威来自人民的同意”这个原则。他举证或引述的事例有古代

的,也有当代的,李维的《罗马史》为这些事例提供了一个串连古今历史、观照人类政治情境的平台。

李维及其《罗马史》

李维,全名提图斯·李维乌斯(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英文省略拉丁文的阳性字尾(-us)成为Livy,故称“李维”。他是屋大维的外甥孙,却只比屋大维(公元前63年至公元前14年)年轻四岁。他出生的城市帕塔维马姆(现在的帕多瓦)是当时意大利半岛仅次于罗马的富庶大城。他十五岁那一年,恺撒被暗杀,罗马陷入内战。屋大维统一分裂的罗马之后,于公元前27年由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大权定于一尊,罗马的共和体制沦为有名无实,罗马帝国正式诞生。差不多就在罗马政体由共和国转为帝国的那几年间,李维离开故乡来到罗马城,在那里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完成名山之作《罗马史》,直到奥古斯都去世才回归故里。

《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直译“建城以来”,从罗马建城(传统上定为公元前753年),经共和制取代王制,一路写到公元前9年,此时帝制肇建已经十八年。李维本人目睹罗马在屋大维的领导下从内战的废墟浴火重生的岁月,又在奥古斯都的身影下从事历史著述,下笔处处强调罗马的丰功伟业。在罗马的历史学家当中,唯独李维没有从政的经验,因此得以展现独树一帜的历史观:他从人格和道德的观点看待历史的进程,彻底扬弃从政治观点解读历史的传统。一如维吉尔的《埃涅伊德》,以史诗的

体裁描写罗马帝国的英雄情操与民族精神,李维以历史的体裁歌颂历代罗马名人的事迹。这样一位为罗马黄金盛世代言的历史学家,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为“史学的维吉尔”,两人异曲同工,在万象更新的历史情境中奋勉追寻新时代的英雄典范。对维吉尔和李维来说,那样的典范就具现在奥古斯都身上。李维在《罗马史》自序中写道:“即使我的名声在史家群像中湮没无闻,挡我光环的名人伟业也可以使我沾光。”他描写在夙昔典型的古人古事,自己化身为古人的同时,也在奥古斯都身上看到想象中的楷模。

《罗马史》总共一百四十二卷,分十二包(羊皮纸卷的包装术语,相当于现在套书的分册)。开头五卷合为第一包,在公元前27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后续的部分无不是在“应读者要求”声中源源问世。一直到古典时期结束,李维的盛名始终不衰。可是在中古时期,他的声望走下坡,加上这一套书卷帙浩繁,抄写、阅读与保存无不是挑战。可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史》逐渐散失。到了尚古成风的文艺复兴时期,李维再度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素有“文艺复兴之父”美誉的佩脱拉克(1304—1374)就是积极搜寻散失抄稿的主要人物。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能读到的《罗马史》只约为原作的四分之一。

在“文艺复兴火车”佩脱拉克去世之后九十五年,马基雅维里从政治实务的观点疏陈《罗马史》的义理,写出《论李维罗马史》,这一番评述更是把李维的名望推到另一个高峰。马基雅维里本人则承袭李维“史以载道”的观点而成为古典共和主义的终结者,同时又凭其现实主义论述而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源头。

马基雅维里

1469年5月3日,马基雅维里出生于佛罗伦萨望族中贫寒的一支。他的父亲是律师,他自己在佛罗伦萨大学接受正统的学术训练,修习科目包括逻辑、数学、音乐、天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二十八岁(1498)步入政坛,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务秘书,积极与闻国防与外交事宜,先后出使法国和德意志,还在佛罗伦萨推动国防改革,以民军取代雇佣兵。他四十二岁(1512)那一年,于1494年被法国推翻的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扶植下重返佛罗伦萨执政,共和派失势,马基雅维里被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解除公职,又因涉及反美第奇家族的阴谋而在一年后被捕,狱中惨遭逼供,获释后退隐城外祖传的一块小地产,著述度日。1519年,他和美第奇家族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重出政坛。1527年,美第奇家族遭罢黜,马基雅维里尝试在重新建立的共和政府谋得一官半职,却因为与旧政权的关系而无法赢得信任。他在同年6月21日(五十八岁)逝世,葬于故乡的圣十字教堂,与米开朗基罗和伽利略等一代宗师为邻,墓碑刻了一句拉丁文:“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颂词无以匹配如此盛名)。

马基雅维里虽然也是诗人,又是剧作家,他的墓志铭所称的“盛名”其实是指他身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他生逢时局板荡,意大利半岛上城邦倾轧无已,又有教皇对于发动战争比对于推广教义更有兴趣,权力起伏无常。内乱引来外患,西班牙、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固然垂涎觊觎,甚至连瑞士也想分一杯羹。政治军事

联盟有如走马灯，佣兵首领换东家是家常便饭，政权甚至比人生还短命。马基雅维里的亲身经历反映那样的时局，他的从政与归隐恰是时代变局的缩影。庆幸的是，他失意政坛却造就学术成功的机缘。

使马基雅维里名垂青史的学术著作有四部。归隐田园之后一年完成的《君主论》(1513)是献给美第奇家族，寄望重返政坛却落了空。失望之余，他在六年后完成的《论李维罗马史》(1519)写道：这一次“选择献书的对象不是君主之辈，而是具备君主才德的出类拔萃之士；不是可以授我官阶、荣誉与财富之辈，而是力不能及却心有余之士。”接着《战争的艺术》(或译作《兵法》，1520)是他研究历史上著名战役的心得，并结合自己担任军事指挥官的第一手经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佛罗伦萨史》(1525)是1521年至1525年间，获美第奇家族任命为史官，奉命编修佛罗伦萨共和国历史的成果。这四部著作使得马基雅维里成为文艺复兴一座醒目的标杆。

正如16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以魔鬼撒旦的俗名“老滑头”(Old Nick)为他取绰号，他在世就被看作是不道德而且欺诈成性；即使在今天，“Machiavellian”(“马基雅维里作风”)这个字的用法仍不脱在政治场域逐权夺位、机心巧诈、寡廉鲜耻之类的意涵。多亏个人的历史素养与政坛阅历，他有机会站上“识古鉴今”这个正席卷欧洲文艺复兴风潮的浪头。他在现实世界目睹赤裸裸的官场与政坛现形记，在书壁学海中遥想“古道照颜色”的夙昔典范。罗马的荣耀仍有余晖残存，能否启迪深陷于无边黑暗而前途茫茫的意大利？他在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中看出一条“没

有人踩过的新途径”，他“相信将会对每一个人带来共同利益”，慧心所得发而为文就是《论李维罗马史》。一本书为相隔一千五百年的两个世界提供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欣然看到废墟中飞扬着共和主义的神采。

共和主义是以共和国政体治理国家的一套意识形态，政体的首脑则是经由继承以外的方式产生，通常通过选举。共和主义的实质内涵因时因地而异，其中一种是文艺复兴时期受政府形态与古典作家的启迪而发展出来，特称为古典共和主义，第一手资料就是由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所提供。至于现代性，其核心命题为人的主体性。所谓“人的主体性”，借用马基雅维里的措辞来表达可以说是发扬政治人的“德性”以克服机运之“无常”，这可能是他通过李维的历史观缅怀古代的自由，慧心所得最可贵的体悟。大而化之归纳他在书中的论点，可以这么说：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强大的国家。这里的“自由”指的是公民自治。但是，唯有公民具备德性，国家才能确保自由，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改变机运，主动创造自己的命运。

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

12 世纪中叶，意大利北部出现崭新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组织，和当时蔚成欧洲主流的封建制度大相径庭。到了 1300 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人口超过二万八千人的城市多达二十三个。这些城市享受到高度的自治，有的甚至转变成独立的共和国，政体形态类似上古时代的城邦。佛罗伦萨就是那样的一个城邦共和国。

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出生的时候，佩脱拉克已经过世将近一个世纪。下面几件大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氛围。佩脱拉克在 1337 年发表《论名人》，书中完全忽略中古时代的圣徒和殉道者，却从上古时代非基督教的英雄找实例。四年后他在罗马受封为“桂冠诗人”，随后在维罗纳校勘李维的《罗马史》。1452 年，马奈蒂 (Giannozzo Manetti) 发表《论人的尊严与优越》，表明他相信人具有“无可限量的尊严和优越”。接着古腾堡在 1455 年以活字版印刷《圣经》。最后，马基雅维里出生的那一年，达·芬奇抵达佛罗伦萨，在这个文艺复兴之都通过艺术家的眼光多方面落实“人是宇宙的中心”这个抽象的观念。

文艺复兴是一场重生。由佩脱拉克在意大利领军的这一场运动，以人文主义广为人知，因为它专注的是人文研究，研究重点在于“人文学科”，而不是物理学、形上学或神学。在马基雅维里那个时代，物理学、形上学与神学是唾手可得的文化遗产，但是马基雅维里几乎全面拒绝，独力抗拒他的时代。虽然重生的观念本身暗示对于当时通行的方法感到不满，马基雅维里对于他所见到如火如荼的文艺复兴尤其不满。在《论李维罗马史》的开头，他抱怨他那个时代的人，购买古代雕像的残片摆在家中，拿来模仿，以此沾沾自喜，却不知模仿政治上的“古德”。他感慨古德一去不返，认定有必要复古，因为古人比现代人优越，可是对于在他有生之年，甚至就在他自己的城市佛罗伦萨当着他的眼前所创造出来的艺术精品，他却看不上眼，反倒呼吁大家师法古人的行为。他也分享了人文主义者推崇罗马的风气，竟至于喜欢罗马甚于喜欢希腊。古德主要在罗马人身上发现，特别是在罗马历史学家李维

的《罗马史》中，书中主体就是记载共和时期罗马人的行为。

“共和”是与君主制相对的政体。《君主论》开宗明义就断言统治人类的政府不外共和制与君主制这两种政体。共和国是拥有自由的公民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维持其生活方式的政治共同体，此一理念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来，始终紧扣欧洲知识分子的想象，源远流长蔚为乌托邦传统。马基雅维里无法忘情于那样的想象与那一个传统，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理想”既不在虚无缥缈的仙境乐园，也不在与世隔绝的海外荒陬，而是在脚踏实地的尘世社会。令人难以思议的是，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乌何有”的传统依然是欧洲政治哲学的主流！

犹如西塞罗(公元前 106 年至公元前 43 年)称美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马基雅维里就是把政治哲学从乌托邦带到人世间的开宗祖师。乌托邦政治关心的是政府应该如何运作，马基雅维里则是第一个关注政府在实际上如何运作的政治学家。我们常说政治如何如何现实，现实就是实际，我们不自觉承袭了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观点。不论喜欢或不喜欢，任谁也无法否认“国家”是父权社会出现以来最巧夺天工的发明，说它是一件既繁复又精细的艺术品并不为过——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论“国家即艺术作品”，就是以马基雅维里界定那个时期的政治。意大利文艺复兴在政治领域的建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政体即艺术作品。马基雅维里正是政体艺术理论的创始人。

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又进一步展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美第奇家族拔擢马基雅维里，本意是要他为家族歌功

颂德，可是马基雅维里有更高超的视野。他一改传统编年史体裁的插曲式叙述，同时彻底扬弃中古时代视历史发展为体现上帝意志这样的“天意”史观，只从形形色色的活动探求人类行为的动机，从中探讨历史发展的轨迹，把自己生于斯又死于斯的城市描写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历史不再是为了实现天意而存在，而是人类有生之年在世间活动的总结，其成其败与其功其过都可以一览无遗。人有能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而创造生命的意义，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醒目的成就。这种历史感渗透到世俗的价值观，用我们熟悉的措辞来说就是在实践“人的尊严”。

《论李维罗马史》则让我们见识到“人的尊严”如何落实在政治领域。基督教神学观在中古时代投下巨大的身影，笼罩整个欧洲文明，马基雅维里代表政治领域挥别那个庞然身影的崭新思维，强调共和主义的理想，特别着重于如何在实务层面促成稳定的政治秩序以避免腐败，俾使共和体制在动荡之世得以卓然挺立。就人文主义的传统来说，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公民”这个身份意味着他是共和理想的拥护者，不只是反对君主制，而且绝对效忠自由，以务实的态度面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这样的信念促使马基雅维里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献身母城义无反顾。正因为对人世经验不抱幻想，他能够以前无古人的大胆笔法分析权力的本质，这就是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精神——现实的观点是文艺复兴和中古时代分道扬镳的另一个里程碑。

马基雅维里生活在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存活在马基雅维里；他这个人与那个时代似乎融合无间。然而，文艺复兴不只是旧东

西的“重生”，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现代性”这个新东西的源头。要不是有马基雅维里，文艺复兴恐怕不会有那个意思。在文艺复兴蔚成风潮的新观念偏好原则的创新，并且主张在观念与制度上不断推陈出新，改变为的是要接受进一步的改变。不论现代为何，总之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持续变为更现代。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描绘的新君主固然如此，他在《论李维罗马史》中陈明的“新模式与新秩序”也一样。

马基雅维里的影响远远超乎政治的领域。他赞美古代的功德为的是要有所改善。他的诠释把古德转化为功德本身，即马基雅维里式功德。这个诠释还把文艺复兴从古代的重生一变而为新时代的黎明，即现代。马基雅维里眼中的“现代人”简直可以说是懦弱之辈，但是他为现代人的衰弱提供进补之道，其药效将使现代人比古代人更强壮。“现代性”就是现代人是，或可能变得，比古代人更强壮这样的看法——就是认为现代人能够从对他们有利而不可逆转的进步之道中获益。文艺复兴蜕变成现代性，马基雅维里有功与焉。

附带说明

读经典作品而不对作者油然而起仰止情怀者几希，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罗马史》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可是，“超越时代”也意味着有一个作为立足点的时代可供超越。换句话说，马基雅维里也有他的时代局限，而时代局限同时也隐含个人的局限。借用一点篇幅针对马基雅维里个人的局限做个说明，我相信可以帮助

读者亲近这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关于时代的局限,他一再提到运气或机运的影响力,特别突显德性或功德的作用,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使然。可是他强调德性或功德足以扭转乾坤,从而改变运气或创造机运,这就是具有超越意义的见解。关于个人的局限,马基雅维里使用笔记的体裁抒写阅读史书的心得,虽然个人的史识使得全书有个统一的观点和明确的主题,论述毕竟难免流于散漫,以当今的学术观点来看尤其如此。他下笔容易以偏概全,措辞常显夸张,用语不够精确(例如以法国称呼罗马时代的高卢),或引述资料常有错误,这方面的缺失极其明显,但不妨碍读者对于论述内容的理解。必要时,译注会一一说明。

除了译注,我还在正文以夹注方式标示小标题和马基雅维里引用的文献出处,这方面的资料主要取自逡译所据 H. C. Mansfield 和 N. Tarcove 的 1996 年英译本。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同时也参考 A. Gilbert(1958)和 L. J. Walker(1950)两种纸本英译,另又参考美国宪法学会(American Constitution Society)网站附设自由图书馆(Liberty Library of Constitutional Classics)所提供 Henry Neville 在 1675 年出版的英译本(http://www.constitution.org/mac/disclivy_.htm)。

目 次

献函	1
----------	---

第一卷 罗马宪政的发展

序:历史的价值	5
1—10:最理想的政府形态	8
第 1 章 就通例论城市的起源与罗马所属的类型	8
第 2 章 共和国的类型与罗马共和所属的类别	12
第 3 章 罗马因何创设护民官而使共和制趋于完美	18
第 4 章 平民与元老院的分裂促成罗马共和自由又强大 ...	20
第 5 章 平民与贵族,何者对自由比较有保障;进取与守成, 哪一种人是纷争的主因	22
第 6 章 罗马是否可能建立足以防止平民与元老院互相 敌视的政体	25
第 7 章 控诉权有助于维系共和国的自由	30
第 8 章 控诉对共和国有多大的效用,谣言就有多大的弊害...	34
第 9 章 重组新共和国或全面改革旧制度有必要一人 独揽大权	38
第 10 章 共和国与王国的创建者值得赞美,一如专制的	

实施者该受谴责	41
11—15:宗教	47
第 11 章 罗马人的宗教	47
第 12 章 宗教的可贵;意大利因罗马教会信仰式微而 衰败	51
第 13 章 罗马人如何运用宗教缔造城邦、建立伟业、 平息动乱	54
第 14 章 罗马人根据形势诠释兆象,即使被迫违背信仰 依然谨慎装模作样,而且惩罚贸然藐视信仰 的人	57
第 15 章 萨谟奈人走投无路时求助于宗教	59
16—18:从奴役过渡到自由	61
第 16 章 习惯君主统治的民族,如果是因偶发事故而 获得自由,其自由难以维持	61
第 17 章 腐败的人民要维持既有的自由备感困难	66
第 18 章 在腐败的城邦如何维系或建立自由的政体	69
19—24:对于罗马列王的杂感	74
第 19 章 杰出的君主死后,软弱的君主尚能自求多福; 软弱的君主死后,不可能仰赖软弱的君主维系 王国	74
第 20 章 两位有德可表的君主相继主政可创伟业;制度 健全的共和国必定明君辈出,国势与扩张两皆 可观	76
第 21 章 没有国防武力的君主与共和国将蒙受奇耻大辱 ...	77

第 22 章	罗马的贺拉提乌斯三兄弟与阿尔巴的库瑞阿提 乌斯三兄弟之事有何值得借镜	79
第 23 章	切忌保留实力却把运气孤注一掷;因此,固守 关隘通常有弊无利	80
第 24 章	制度健全的共和国对公民赏罚分明,绝不会将功 赎过	82
25—27:新的政府形态		85
第 25 章	在自由的城邦进行体制改革至少要表面上维持 旧的模式	85
第 26 章	新君主在他占领的城邦或地区应该全面除旧 布新	86
第 27 章	很少人知道如何坏到底或好到底	87
28—32:无情无义		89
第 28 章	何以罗马人不像雅典人对自己的公民那么无情 无义	89
第 29 章	人民和君主何者比较无情无义	90
第 30 章	君主或共和国如何避免无情无义,将领或公民又 如何免于无情无义之害	94
第 31 章	罗马将领从来不曾因犯错而受严惩,也不曾因 无知或决断失策为害共和国而受到惩罚	96
第 32 章	共和国或君主不应该拖延到迫于形势才施惠给 人民	98
33—36:独裁之为用与滥用		100
第 33 章	政权面临内忧或外患,静观其变比强力对抗更	